

黛莱达小说《母亲》中的象征主义手法分析

赵宜人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省绍兴市 31200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意大利著名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于1920年出版的小说《母亲》进行文本细读,说明她在其中借由象征主义手法流露出她对人性的剖析和对命运的思索,展现新旧时代更迭之际,处于“边缘地带”的撒丁岛的独特风景和社会面貌。作品中自然象征与人文象征之间彼此照应又相互连结,不仅诗意再现了其中人物原初的生存状态和丰沛情感,更深刻诠释了小说的主题,表达出黛莱达对小人物对抗悲剧命运之苦痛挣扎的无限同情与悲悯。

关键词: 格拉齐亚·黛莱达,《母亲》,象征主义

1 象征主义文学溯源

十九世纪下半叶,象征主义作为法国的颓废派大潮中独具特色的一支,逐渐从主流思想中分离出来,1886年法国诗人让·莫雷亚斯(Jean Moréas, 1856-1910)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象征主义宣言》一文,更是正式提出了“象征主义”这一专有概念。此后几十年,这种思潮蔓延至欧洲多国,其中,尤以对德国和意大利的文化熏染最为显著。它借由瓦雷里、里尔克、叶芝、盖尔哈特等诗歌和戏剧大师的作品不断向前,终于形成了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核心分支——象征主义文学。然而好景不长,1891年,最早为象征主义“正名”的莫雷亚斯率先表示脱离象征派,而伴随着许多象征主义代表人物的离世,许多象征派诗人也纷纷改弦易辙。但是,其创作风格和意识却在异国他乡一直延续下来,并逐渐演变成后象征主义及其他形式,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 象征主义文学的基本内涵

纵览枝繁叶茂的现代文学艺术学派,象征主义必然是其中与符号关联最密切的概念。借助符号,我们能够将一些外在的东西映射到自己的内心世界,或是通过一些明显的现象来暗示隐藏的存在。于是,象征主义便成为一种以符号为基础的创造性方法,主张创作应从对外在现实的客观记录转为内心情感的主观表达。

象征主义风格的文学作品,大多带有一定的朦胧美和神秘色彩。在表现手法上亦多采用象征或暗示、于其似明若暗,诗意盎然的词句间巧妙留白,故而往往引起读者更盛的好奇心与探求欲。在思想内涵上,它大胆而直率地将丑陋和荒诞的内容引入文学领域,故而在实质上超越了传统文学。

1.1 象征主义文学的特点

以1891年为界,象征主义发展史一般被划分为前期象征主义时期与后期象征主义时期。前后两个时期并非完全割裂,尤其是后期象征主义诞生之后,我们仍能从许多相关作品中发现前象征主义的特色或是它们彼此交融的痕迹,但单一作品而论,其风

格往往有所侧重,因而我们应当耐心赏析分辨。

从内容主题上讲,前期象征主义内涵意义单一、简单,暗示和对应相对明晰,而后期象征主义则呈现出多重、多义、复杂的特征,其内涵意义更富有暗示、联想及含蓄的意味;至于情感抒发,前期象征主义通常尤为重视,借由对应和暗示等细节,总能得见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而后期象征主义淡化情感,更为凸显抽象概念,更多着眼于对艺术、生活和人生哲理的理性探索;再如整体基调的确立,前期象征主义追求隐晦微茫、迷梦般的诗歌意境、将直觉幻觉、暗示象征、音韵梦幻融为一体,而后期象征主义则把创作引入宗教神秘之中,构筑象征主义的神话世界,使宗教、玄学与意象等彼此纠缠,表现出空悠缥缈的特征。

2 《母亲》的内容简介及主题阐释

2.1 《母亲》的主要内容

于1920年正式出版的短篇小说《母亲》,是黛莱达晚期创作中的一部备受读者喜爱的作品。书中,一个名为阿尔的撒丁岛小村庄里,年轻的牧师保罗爱上了爱格尼斯,一位独居于大家族庄园中的美貌女子。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保罗的母亲在发现自己的儿子保罗可能正在违逆戒律与一个女人幽会后,心中无比惊慌,她猜测儿子是被邪恶堪比魔鬼的老神父蛊惑,又一次度跟踪观察并苦心劝其迷途知返。尽管保罗知道,他对爱格尼斯的爱是神甫誓言所禁止的,却无法抗拒。而保罗的母亲面对现实,既不得不提醒他作为教区牧师的职责,又心疼儿子在两难境地中的苦痛与挣扎。在小小的一方天地中,无论是母亲还是儿子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与谴责。而当爱格尼斯知晓自己被延宕又怯懦的保罗舍弃,一腔爱意付诸东流之时,悲愤交加的她威胁将在周日的教堂弥撒中揭露一切。至此,不断累积的负罪感和即将失去一切的绝望终于成了压垮母亲的最后一根稻草,而整个故事,也终结在圣坛前母亲于惊惧中无声死去的身影之上。

2.2 《母亲》的主题阐释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也没有多少的戏剧化冲突,但在

娓娓道来的叙事中，我们见证了一位母亲悲苦和无奈的一生。诚然年幼时的经历造就了她怯懦犹豫的性格，不由自主的婚姻和倏忽而至的身孕也使她在庆幸获得身份认可的同时，应承了比寻常母亲更坎坷的命运。在玛达莱娜渺小而孤寂的世界中，成为神甫的儿子就是她人生的希望和全部价值，故而当残酷现实摆在眼前，偏离了“正确”道路的儿子无法获得救赎，即将遭受无情宣判的时刻，心底的绝望和惶然猝然登顶，终落得无声惊亡的悲惨收场。反观儿子保罗，宗教清规和自然法则在他身上发生剧烈的冲突，既表现出其内心世界人性与神性的冲突，也象征性地展现了人类感性与理性、灵魂与肉体的永恒对抗。

纵览全本，我们会发现故事中两位主角之间的心理冲突和故事进程之迅速令人咋舌。短短两日间，小说集中描绘了几乎全部的情感交织与心理冲突，循着这些错综的回忆、想像、幻梦、心灵对话以及内心独白，衍生出压抑环境中的所有无奈与挣扎，使人不禁为其中浸透的希腊式悲剧色彩而唏嘘感慨。且在本篇小说中，作家有关象征主义写作手法的运用尤为精彩，不仅侧面映射了人物的内心活动，更融情于景，以物寄情，带给我们独特的心灵感动。

3 《母亲》中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

3.1 自然景物中的象征主义

在众多的自然景物中，象征主义手法运用最为明显的主体便是“风”。这里的风有双重象征意义，一是少数情况下，温和的柔风所象征的善良与净化的期待，二是绝大多数时候，暴烈的恶风所象征的邪恶与毁灭的存在。

柔风出现的次数极少，如内心惶惶的保罗纵马从山顶疾驰而下时，心中的短暂的平静时刻：

“……他绝望地渴望着能驰骋而去，逃离这山谷，迷失自我，去到某个宽敞的地平线能在眼前展开的地方。风清新铺扑面，午后温暖的阳光照在灌木丛和矮树林里，河水倒映着蓝色的天空，水车轮溅起的浪花就像钻石一样……”

而恶风在文中随处可见，如开篇一段借以渲染压抑气氛的景物描写：

“屋外，呼呼的风声吹进小长老院后面那片高地上的树林中，吹得枝叶沙沙作响。风不大，不过一直这么不紧不慢的刮着，听着就像一层层嘎嘎作响的、看不见的波段将整个房子都包围了起来，这层层波段离屋子越来越近，那势头如同想把房子连根拔起，然后拽出地面一样。”

再如保罗离家的场景中：“……他打开了房间的门并再次驻足。他可能也在侧耳聆听着，但除了屋外的呼啸的风声他什么也没有听到。”和“屋外的风仿佛瞬间便吞没了他，将他带走了。”以及母子二人首度来到村庄之时，代表着恶魔之阻碍的狂风以及随之而来的灾害天气：

“……这股猛烈的风一路成为他们旅途上的困扰……枫叶被吹得四散着，弯曲的树木在裂开前东倒西歪的，仿佛害怕似的凝视着从四面八方涌起的阵阵乌云，与此同时，大块大块的冰雹把娇嫩的绿芽砸的面目全非……突然狂风大作，惊得马匹停在了原地……风声晃动着它们的缰绳，就好像土匪按住它们的头好让它们停下以便打劫一样……”。随后风势由强渐弱，天气转好的过程，更是等于印证了小镇居民心中保罗“救世主”的身份：“当母子二人来到河对岸时，风势已渐渐弱了下来。”以及“……风渐止，又恢复了一派晴空万里。”

此外，从母亲与忧心忡忡的看守人之间的对话，我们也能确认“风”的类似象征意义：“他气坏了。说不定他昨晚没有睡好，全是因为风。你昨晚有听到那风刮得多大吗？”

不难发现，“风”是格拉齐亚黛莱达非常偏爱并善于使用的象征载体，总的来说，黛莱达作品中的“风”大多代表着具有摧毁和破坏能力的事物和力量，抑或偶尔带来少许新生的希望与变革的气息，但主流仍然是人物心中无力挣扎和绝望痛苦的写照。

3.2 人文景观中的象征主义

本篇小说中，黛莱达在人文景观方面描摹上同样独具匠心，且巧妙地运用了象征主义的艺术手法。其中尤以房间中的镜子、建筑物门窗的书写最耐人寻味。显而易见地，这里的镜子不再是普通的生活用品，而是人物心理的映照，带有难以抵抗的世俗诱惑和无法遮掩的内心真实的双重意义，最典型的一处是母亲面对窗边的小镜子几乎无法抑制心中怒火的描述：“……母亲转身来到窗边挂着的小镜子前……在神父的家中镜子是禁物，身为神父必须抛却形体。……但保罗却不同，他很迷恋镜子，就像是深井中有一张脸冲他在微笑，引诱他毁灭一样。现在，镜子里映出的是母亲那张写着鄙视的脸孔和充满威胁的双眼，母亲心中怒火狂生，她从挂钉上拽下镜子……”

还有当保罗从爱格尼斯家回来，在即将被揭发的惶恐中难以入眠，故而几乎是强迫症一般地在屋中游荡之时的扪心自问——“当他走到镜子前面时，望着镜子中的自己，他注视着自己灰色的脸庞、紫色的嘴唇和深陷的双眼。‘看看你自己，保罗。’他边对自己说着边后退了几步，好让灯光更好地照在镜子上。镜子里的人也向后退了几步，就好像要避开他一样，当他望着镜中人的双眼，注意到那扩大的瞳孔时，他生出一个奇怪的影像来，那就是镜子里的保罗才是真的，那个保罗从不说谎，他苍白的脸泄露了他对次日的极度害怕。”

此外，关于“门”与“窗”这等平凡事物，黛莱达同样寄予了更深层次的象征意义。

保罗一次私自造访爱格尼亚居所的场景中，“……并没有像寻常的访客那样从正门进入，他直接从果园墙边的侧门进了屋，门匆匆开合，就像一只黑色的嘴巴将保罗整个吞下。”而母亲随

后而来试图推门时，“这扇小门却纹丝不动，甚至还带有一股反挫力”。即便后来“她沿着果园外走了一路……边走边触摸着石头，像是在找哪里藏着机关可以有个洞让她潜入。但所有的一切都固若金汤——大门、厅门、窗户都像城堡的开口一般”

又如爱格尼斯在确定保罗已然在教父圣袍和自己之间选择了前者，她许以终身的男人竟意图做一个粉饰太平的懦夫时，冷漠地拒绝为他开门，而保罗悲哀又焦虑地“等了几分钟，没有人出现。……最后他推开门走进了果园，穿过小径他沿墙奔跑者，从他熟悉的那扇小门离开了。”

匆匆开合的“门”如黑色的嘴，又像望不到底的深渊，象征着保罗身为神父却无法抗拒心中“凡俗的欲望”而被其蛊惑着失去冷静和理智。而带有“反挫力”的门，如城堡般固若金汤的宅院一方面映射母亲自身个性的软弱怯懦，另一方面意味着在母亲心中，儿子与自己的隔阂已然到了无法撼动的地步。接着爱奥妮斯留下保罗一人面对紧锁的大门，更是一种无声的抗拒，结合前文中保罗每次前来与之幽会，都借由果园的小门偷偷往来，更是暗示出抛弃爱侣的保罗从没获得真正的“认可”，也注定无法获得原谅，再无资格踏足爱格尼斯的世界。

总结：

母亲和孩子之间的血脉连结大概是世上最无法割舍与断绝的关系，而格拉齐亚·黛莱达正是以此为基石，构建了一个浸润着眼泪、苦痛和激情的故事。或许当玛达莱娜因发现自己怀孕而欣喜的时候，无法预知这个给予她人生崭新意义的生命，会在未来

的某一天带给自己多么大的惊惶与痛苦，她可以不在乎自己的辛劳和卑微，却无法承受儿子失去尊严和荣耀。

或许有人说，母亲是咎由自取，因其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保罗，在儿子年幼时便断绝了他得享尘世幸福地权利，那她必然要承担儿子“堕落”所带来的恶果。然而回望母亲的前半生，我们会发现她也只是命运百般磋磨下，挣扎着想要得到渺小幸福的可怜人，生活的无奈迫使她将人生的全部希望和价值系于保罗一身，竭尽所有帮他铺平宗教神职的道路。若非如此，她又怎会当真在儿子被揭发的威胁下信念崩毁，惊痛而亡呢？

然而，黛莱达的文字却很少直接点明人物的悲伤与绝望，以至几乎是克制自己借由母亲或儿子的口道出他们无奈与彷徨。她更希望为各种环境中貌似平凡的事物赋予生动隽永的象征意味，于真实与幻梦间映射出人物的内心，成为飘忽不定之情感的载体和证明，使读者与她一同在冷静地旁观中想象，并感悟人性的繁复与宿命的无常。

参考文献：

- [1] 吴红光. 象征主义浅探 [J]. 文教资料, 2009, 10: 14-15.
- [2] 亢西民, 李家宝. 二十世纪西方文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 [3] 任海生, 张殿雨. 象征主义手法与象征 [J]. 邢台学院学报, 2006, 21(2): 90-91
- [4] 曾艳兵.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概论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 2012.